



# 農業合作化運動 中的先進人物

新知識出版社



# 最農合作化運動 中的先進人物



— 1 —

# 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先進人物

新知識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上海

## 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先進人物

新知識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湖南路9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5號

上海利明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銷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字數：43,000

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-60,000本

統一書號：T3076·40

定 价：(5) 0.15 元

## 出版者的話

在祖國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戰線上，每時每刻都在湧現先進的模範人物。是他們，在積極地帶動廣大羣眾進行忘我的勞動；是他們，在出色地完成着祖國交付的重大任務；是他們，在有力地推動祖國向社会主义社會前進。

這本書里收編的十三篇文章，介紹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部分先進人物的感人事蹟，反映了廣大農民建設社会主义祖國的無比積極性，顯示了這些先進人物在羣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。

目前，全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，農村的面貌全都變了。讓我們學習這些先進人物的事蹟，積極地勞動，為加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。

一九五六年一月

## 目 錄

受到毛主席稱贊的三戶貧農	李 曼	(1)
和農民共命运同呼吸	李 曼	(5.)
邢同魚和他的生產隊	齊 嘉	(10)
一個熱愛農業合作化事業的革命殘廢軍人	朱和亭	(16)
為農業合作化堅毅奋斗的革命殘廢軍人	姜顯洲	(21)
一個貧農出身的女社長	林 牧	(24)
模范女社長張簪	林耀泉	(27)
監漳村的好姑娘——任煥孩	李文珊	(30)
女副社長趙蘭英	孟津縣妇联	(34)
青年會計劉炳文	紀卓如	(39)
出色的女會計高志英	李 曼	(42)
一個愛社如家的人	从維熙	(47)
盧家秀	沙 汀	(50)

## 受到毛主席称赞的三户贫农

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，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，结果讓他們走了；三户贫农则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幹下去，結果讓他們留下，社的組織也保存了。其实，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，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。一切个体經營的农民，終歸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選擇了的道路的。

——毛泽东：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”

河北省安平縣南王莊贫农王玉坤、王小其、王小龐，組織了一个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坚持党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方針，他們向阻碍合作化运动的資本主义傾向作了頑強的斗争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終於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。下面所介紹的，就是他們坚持办社的光輝事蹟。

### 選擇了共同富裕的道路

一九五四年秋天，河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到來了。安平縣南王莊原來只有三个小社，這時候又很快建成了兩個中社和六个小社。參加社的戶數，由二十一戶增加到了二百六十四戶。

贫农王玉坤、王小其、王小龐都是受尽舊社会摧殘的人。土地改革前，王玉坤是村裏數一數二的贫农，为了生活，不得不給地主当長工。王小其很早就死去了父親，母親領着他过日子，經

常缺穿少吃。王小龐从小就跟着母親討過飯。土地改革後，他們生活比以前改善了，可是缺乏農具和牲口，生產還是搞不好。他們曾經夢想怎樣使自己的生活富裕起來，但在個體生產的基礎上，怎麼也辦不到。當黨指出農業合作化是農民擺脫貧困的唯一道路時，他們就帶頭入社了。

## 堅決辦下去

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起來以後，社員們根據大部分社員有牲口、有飼草的情況，決定社員的牲口折價歸社。有牲口的貧農和下中農社員，在一個下午就把自己的牲口牽到了社里，可是王文章（當時的黨支部書記）等富裕農民却不把驥子牽到社里來，還留下了百分之三十的飼草。王玉坤和別的貧農社員向王文章等這種代表富裕農民利益、損害貧農利益的行為進行了鬥爭。王文章一提出驥子不入社，玉坤就責問他：“富裕戶的驥子不入社，讓貧農的牲口給種，這叫什麼道理？”王文章一看不妙，就偷偷地把驥子賣掉了。

一九五五年春天，一些富裕農民不積極生產，還到處散佈謠風：“社不能再辦下去了！”“划小社吧！划小社就好辦了！”這時候領導整社的幹部聽了少數富裕農民的意見，就草率確定把玉坤他們這個中型社以隊為單位劃分成七个小社，王玉坤、王小其、王小龐和中農王振槐、王振福、王洛合六戶划為一個小社。

小社划好以後，領導整社的幹部滿以為這樣就可以順利辦下去了。事實却和他們的願望相反，小社里鬧退社的問題接二連三地發生。原來有些富裕農民並不是真心辦小社，他們的企圖是“大社化小、小社化了”，結果這個村不少的社湊散垮台了。在上中農嚷退社的時候，一部分黨員、團員和貧農中的積極分子，繼續沿着黨所指引的道路前進，玉坤他們就走在这个隊伍的最

前列。

不久，縣區整社工作組到這村來整社。在整社的會上，工作組的同志問大家打算怎麼辦？王振槐、王振福、王洛合都要退社，但是玉坤、小其、小龐三人堅定地回答：他們退了社，我們也堅決辦。但工作組認為辦社就得像個樣子，三戶怎么能辦社呢？於是讓他們轉組。玉坤他們不管叫社叫組，還是牲口公有，草料公攤。就这样，他們繼續幹下去，社的組織保存了。

### 困難嚇不倒他們

玉坤、小其、小龐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消息，不久傳到了北京，傳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。毛主席贊揚他們這種熱愛社會主義的行動，讓黨組織支持他們辦社。

一九五五年七月，中共安平縣委會派周求學下鄉，支持玉坤他們辦社，並改組了南王莊黨的支部，將王文章開除出黨。

夏季是个多災的季節。這時候，螞蚱咬着穗子，玉坤他們就用“六六六”粉來除治。結果沒有使稻子受到一點損失。

社里搞生產要化錢，玉坤他們哪裏有錢呢？他們提出要節省開支，不多化一文錢。在幾個月里，他們的開支只是几兩棉油和一瓶墨水。秋收前，政府因為他們生產上實在困難，貸給他們二百多元，買了一輛大車。

玉坤他們就這樣用最大的毅力戰勝了各種困難，終於實現了增產。一九五四年單幹時，他們三戶的四十畝地的收穫，折合原糧只有六千五百多斤；一九五五年全社收入折合原糧達到九千九百多斤，比一九五四年增產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### 決心办好社報答毛主席

一九五五年秋後，毛主席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”的報告傳

到了廣大農村，也傳到了南王莊。玉坤聽說毛主席表揚了他們，兴奋地告訴了小其、小龐。黨支部向農民們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，南王莊沸騰起來了。“听毛主席的話，走玉坤他們走的道路，參加合作社，办好合作社”成了全村農民的中心話題。

這時候，積極辦社的黨員、團員和貧農中的積極分子都挺起了胸膛，玉坤、小其、小龐不顧疲勞，利用休息時間，用自己的經歷，說服農民入社。在短短的時間里，二百多戶个体農民，先后參加了農業社。到一九五五年底，全村入社農戶已有二百八十戶，佔全村總農戶百分之八十五。社員們為了爭取更大的丰收，掀起了冬耕的熱潮，他們決心办好社，把更大的勝利消息帶給毛主席。（根據李凱、慶琛所作“五億農民的方向”一文改寫）

（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“文匯報”）

## 和農民共命运同呼吸

——記全椒縣銅井鄉党支部書記楊其富積極領導合作化運動

李 曼

去年五月一日，中共安徽全椒縣孤山區委決定調楊其富同志到銅井鄉擔任支部書記。

楊其富同志是貧農出身，當時擔任白廟鄉的支部書記。區委書記找他談話後，他說：“我個大老粗，我原來在白廟鄉工作時，鄉里只有幾個互助組；銅井鄉有五個合作社，土地評產囉，抽公積金囉，我一點不懂，社裏種地又講技術，這叫我怎能領導得來呢？”區委書記說：“你不要說這樣的話，不懂要學。將來農村合作化，你這當支部書記的，外行還行哪！你去吧，碰到什麼問題，多找老社研究，多請示，沒有文化要學習才是。”

他想想區委書記的話很有道理，天下哪有弄不懂、學不會的事情呢！

楊其富同志到銅井鄉，頭兩天下各選區跑跑，熟悉一下村莊和地形，接着便召開了一次黨支部會，由黨員彙報政治、生產和互助合作的情況。在彙報到合作社時，有一個黨員說：“老虎窪社有兩塊新翻的麻地，原來都是種玉米的，這些地入社產量很難評。照玉米的產量評吧，翻改一畝麻地要幾十個工，田主不願意；照老麻地評吧，新麻地頭兩年的產量只能跟上玉米的收入，旁的社員吃虧。”楊其富摸着腦子想了好久，也想不出合理的解決辦法，只有“會後再說”。第二天，他跑到辦得比較早的銅井社，找社主任路易盛問：“你們新麻地入社的產量怎評的？”路易盛說：“我

們是照實產，這辦法還較合理，等兩年後再評固定產量。”他又找社員問問，大家全很滿意。然後到老虎窪社里，把这个辦法告訴有新麻地的劉盛舟、余从海，兩家全贊成這樣評；問問社里其他的社員，個個都說：“這樣評雙方全沒虧吃。”仿着這個辦法，把新改麻地入社評產的難題合理的解決了。接着就是草山的評產啦，包工啦，……新的問題一個連着一個。弄得他心里一天到晚不安。這時他下決心學習，把自己變為辦社的內行，他跑到全椒新華書店，買了三本有關合作社的書籍，一天到晚放在荷包里，一有空就蹲下來看幾頁，有時晚上開會開得很晚，會後也要看一氣才睡。遇到生字，就找會計問問。看着書，心里高興，既學到了辦社的常識，又學到了文化。心里比過去亮堂了許多。

銅井全鄉共有七個黨員和三十個團員。四個黨員、四個團員擔任社的領導人，還有二十六個團員分佈在社和二十個互助組里。這是鞏固社、組和搞好生產的核心力量。他參照着“農村支部教材”，給黨、團員上課。在上課以前，下到社、組里搜集與教材有關的例子，丰富上課的內容。有一回上到財務管理的課程，就事先了解了有些社報銷沒有單據，支出沒有存根，支錢手續不嚴，有些社主任不管社里的經濟，大的開支不經社員討論等現象。他把這些問題和教材結合起來，上課後又組織討論、檢查，訂出改進的辦法。同時，把黨、團支部的支委，分工到各個社里去，各人鞏固一個社，帶動兩個組。分片以社為中心，把黨、團員編成小組。把社、組的積極分子又進行排隊，新發展了十二個黨員和二十二個團員。

去年秋後，合作社分配土地和勞動報酬，全鄉五個社，有三個社增產兩成多，一個社保持了原來的產量，只有老虎窪社比原來減產十分之二。楊其富同志就住到社里，深入研究減產的道理。原來，全社八戶，共有六十八畝地，但是各家的私地就留了二

十二畝，農忙的時候，社員只顧做私地的活，十七個勞動力只有幾個經常上工。社員有了肥料，也上在自留地里，社里的田多半荒蕪了。社員看到社里的莊稼長得不好，生產情緒更不高，有的說：“做工哪去分到糧食呢？”

他想：“要社鞏固，就得解決社員自留地太多的問題。”

他先找社主任陳英談話，進行兩條道路和社會主義遠景的教育，說明除了菜園等小塊地可以自留經營外，其他整塊的土地，應該入在社內，說服她帶頭把自留的二畝地評產入社。晚上，召集了社務委員會，大家檢查減產的原因，在檢查時，陳英說：“幹部是火車頭，我家二畝自留地決定拿出來歸社！”接着，社副主任及兩個委員也拿出了自留的土地。只有保管委員劉盛余，一時思想未轉過彎子，三畝半地仍想留着種年把再說。第二天，楊其富同志摸清了劉盛余三畝半地不願入社，原來是想收點草把很破爛的房子翻蓋翻蓋。當時劉盛余正在埂上砍草，他也轉到埂上，從現在的破草房子，講到將來美好的生活，從社里的糧食收得多，聯繫說到只有社增產社員的生活才能改善。經過了一番的教育以後，劉盛余說：“指導員呀，你說得對，社里丰收，我還能沒草苦房子！我的自留地評產入社好了。”當晚，開了社員大會，支部書記把鄉里三個社增產的事實，一一的告訴大家，個個社員聽得津津有味。隨後，社的幹部檢查了本社減產的原因，並且都把自留的土地自動報出入社。五個幹部一報，個個社員也跟着把自留的土地報了出來。社員王佳福說：“個個沒有私心，今年一定能增產！這樣家家除了菜園外，全沒成塊的私地，大家幹活再也不一心掛兩頭了。”

去年十一月，鄉里各莊農民普遍要求辦社。黨支部分析了農民的要求，和區委研究後，確定在全鄉建十個新社。按照支委會的分工，楊其富同志去中方村辦社。中方村要求辦社的是兩個互

助組。在第一次會上，有十一戶貧農、兩戶中農報名入社，還有七戶沒有報名。他想：“這樣辦了一個社，就要垮掉一個組，不能使七戶原來的組員變成單幹哪！”深入摸摸七戶的情況，有三戶貧農生活、生產很困難，都沒有耕牛、農具。他們和四戶中農是一族，中農怕入社吃虧，想等社搞年把瞧瞧；貧農平常用中農的耕牛做田，看中農不參加，怕入社沒有牛使。他摸清了他們入社有顧慮，就向中農解釋自願互利的政策，向貧農說明入社的好處，七戶原想單幹的農民，也都自動的申請入社。辦社的過程里，開會、評產全叫中方村周圍想辦社的尖山徐家、李刻等五個互助組骨幹來旁聽。中方村办好社，其他互助組也仿着開始評產和農具折價了。不久，全鄉十個社全開始了集體生產。

在辦社熱潮的影響下，有幾個臨時互助組，也併起來辦四個“自發社”。今春，其中連莊社里的中農和貧農不團結，影響生產秩序。黨委會議上，有的人提出改組，楊其富同志說：“我們是重點鄉，一改組就要影響今后合作社的大發展，一定得想辦法叫它鞏固。”他到社里找社員談談，原來是因为社里春耕牛力不夠，五戶中農向貧農要耕牛、農具折價的款子，七戶貧農春頭上沒錢還。几戶中農有稻種，貧農沒有，中農耽心撒不下秧，將來收不到糧食。因此，大家的思想就波動起來。楊其富同志找到了原因，就想辦法來解決，先跑到銀行里，交涉貸款給貧農買了一頭牛入社，信用社又貸款給貧農買種籽，這樣一來，貧農和中農之間的隔閡消除了，團結加強了，把生產隊伍整頓之後，便熱烘烘的開始了生產。

今年秋天，全鄉合作社全增產二成以上。同時這個鄉也像其他地方一樣，出現了新的合作化高潮，鄉支部從階級分析入手，訂出了合作化的規劃。現在，全鄉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戶已參加了合作社。白天、黑夜，楊其富同志都在各個合作社里，幫助老社分

紅囉，帮助新社組織生產囉，忙得熱呼呼的。那个社有了問題，他就跑到那个社里，及時地帮助解决。

（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“安徽日報”）

## 邢同魚和他的生產隊

齊 嘉

一九五四年秋天，莊稼已收割得差不多了，滏陽河兩岸的平原上，高粱地已經收拾干淨，有的已在開始耩種麥子；棉花地里大都剩下干禿禿的棉花柴了，只有小片地上還有婦女在摘棉花。

邢同魚滿懷高興地從城里回來，他是冀縣社村鄉青年團總支書記，又是東興村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生產隊的隊長。他這次進城，可不是為了團內的事，也不是為了社的事，他是去找團縣委，提議在他社內成立一個農業青年生產隊。團縣委很同意他的建議，並且鼓勵他在今冬就成立起來，准备好春耕。現在，他急着回到村上和村長、黨支部書記、社長討論這件事情。

社長邢福元是個農業生產上的能手。他很愛護青年。邢同魚和他一談，社長非常同意，立即幫着邢同魚組織了二十三個男女青年，又分配了有經驗有技術的老年農民邢貴松、邢慶堯參加。同時為了照顧社的勞動力的分配，還搭配了一些只有半勞動力的老年社員。這支生產隊立刻就行動起來。

多少年來，東興村的土地種麥麥不收，種棉棉不收，人們抱怨地薄，但還是年年照樣的種下去。黑土地一過冬，黑土凍成一大坷垃一大坷垃的，麥苗吸不到水分，吸不到養料，怎能結得出來丰满的谷粒呢？如果把這些地軋一遍，把土坷垃壓碎，保住水分養料，麥子就能長好，附近村莊已有了這樣的先進經驗，但是人們的保守思想在作怪，不能很快的接受。

正月里，当社里号召把麥普軋一遍時，很多隊動不起來。邢同魚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後，就和生產隊長邢丹敬、政治隊長邢潔民、妇女隊長李鳳新在隊部開了个会，大家一討論，都明確了这不僅是青年隊的头一个生產任务，也是打破保守思想的關鍵，青年隊一定要带头幹而且要幹好。隊員大会一開，这个决心就形成了力量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青年隊員們動起來了，邢同魚和三个副隊長領着邢文路、張春香、邢桂芬、王東慈等十一个男女隊員，趕着牲口，拉着三个碌碡，一台耙，到黑土地和河灘地去軋麥。那又粗又重的大石滾子碾過去，把一个个的土坷垃碾得粉碎。这伙青年人，每天早出晚歸，三天的時間，軋了二十六畝黑坷垃地，耙了十七畝河灘地。

結果會怎樣呢？大家眼睜睜的瞧着呢！

过了几天，社長帶着各隊的幹部到地里參觀，那軋過的地，平整整的，麥苗長得黑壯。那些沒有軋過的地，麥苗一根一根的又瘦又黃，老年社員們這才打心里信服了。第二天，各隊都趕着牲口到田里軋麥去了！

三月里，大家望着普遍軋過耙過的麥地，麥苗長得綠油油的，地皮松軟，又好鋤草，都不約而同的說：“這件事算做對了！到底青年人心眼靈活！”

擴社以後，社員的牲口都折價歸社，全社牲口集中起來飼養，社里合計需要蓋一百二十間飼養院，至少要花三千元。但是社剛擴建，那裡來這些錢呢？社幹部會上討論的結果，決定由各生產隊分蓋，各隊飼養各隊的牲口。這個任務交給各生產隊長回去動員，五天以後來彙報。

五天以後，各个生產隊的牲口棚還沒有動手，青年生產隊的